

民間文学資料

第三十一集

(侗 戏)



貴州省民間文学工作組編

民間文學資料

卷之十一

十一



前　　言

这集共印四个侗戏。《金汉》叙述金汉妻列妹对爱情的忠貞，历尽艰辛，跑到阴間去营救丈夫重生。《門龙》叙述門龙赴京应考中状元，当駙馬。年久回家省亲，父母丢久不訣失迎，門龙重回朝廷，后即皇位。《徐金良》叙述徐金良求神得子，忘記祭祀，被神婆摄去阴灵而死，其妻子被房族和坏人迫害，流离失所。后徐金良遇救复生，进京当主帅，以后回乡将房族和坏人处死和惩罚。《陈順》叙述陈順遭后母陷害，以后遇救当皇帝，将后母放逐。

这四个戏流传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黎、榕、从等县侗族聚居地区。在民間上演或传唱时，还有对白。每一节对白除交代人物出場原因等情节外，就重述唱詞內容大意，搜集时仅記唱詞，特予說明。

一九六二年一〇月

目 录

金 汉.....	(1)
門 龙.....	(39)
徐金良.....	(203)
陈 顺.....	(245)

金 汉

洪干作，石成玉、周学光唱，吳治德記譯，
吳治德、韦連周、賀志剛、羅培駿整理

金汉父：悄悄地听着让我來說，
悄悄地靜坐听我談。
这世人，不知怎么是个苦命？
是坟山不正，还是命中不带（男娃）？
只因昔日命不好，我早已在独州寨脚建座桥。
五个石凳放苗井，
枫树底下的老鼠井，我早已安根凳。
神灵的神婆，为何不帮我把男儿招来？
我到連州（今湖南芷江）去接老师傅，
迎接金仙来掌桥，
請来金仙中海来掌命，
日后生得一个男儿来团圆，拿来頂我的面子。

金汉母：莫到連州去接老师傅，
別請金仙来掌桥，
不要金仙中海来掌命。
他不翻书，恐怕我們的命还要好些。
再等三年，确实沒有男娃你再另娶妾。
还有天狗关和六海关它掌握剪刀，
如今，我一月上身一月落，
敌不过水冲风吹（喻作法不对头）。
塞不了漏洞成了不坐水的田，
过不了石阶，这时跌下了拱桥（喻儿子不投胎）。
如果我們的命好以后自然会生，

告訴你，切莫另娶妾，免得日後因之冤枉事去分离。

金汉父：举脚出門路連路，
举脚出寨村連村，
不得儿子的父亲就象丢好田，
連州村头贊美金仙中海择书真准确。
家有树梢树根才有自己的錢吃，
許多地方翻了根子，外婆的本錢才退还。
家无男娃，全把田地丢掉給別人，
綢緞布匹箱櫥送給寨上人。
別人施舍路旁別人捉得（男儿），
日後我們生个男娃团圆，拿來替后代。

金汉母：家有书本告訴你切莫去找师傅，
家有书存三百条，人家称贊我們是蓋村的师傅。
择书师和歌师都出在我們寨子，
告訴你別千里迢迢到連州去接金仙中海。
藏一堆儿子在远处的岔路口怕你找不到，
如今你自己一点也不改除本性，真使我担忧。
架桥过山，我們也要找寃渡水，
今我溪水还浊，塘水还清，在我妹的身上你郎看不見，
你如象国王不归殿，請你不要片面責怪我。
如果某地捏土成人，也只在那个地方用，
若是雌雄不相配也有儿和女，那才算师傅最准确。
你想另娶后娘来你就把我妹丢，
你想索別人的儿子你就把我丢到別家。
你想另娶打扮得漂亮的女人，你才同她睡，
并不是說哪个师傅能造出体外的阳人（指男性），你才是去找这位异地的师傅。

金汉父：举脚出門告訴你不要拦路，
举脚离村告訴你別来阻拦。
阴不回阳就象云下的星星，
我們俩个的父母各人一条硬心，好比山坳的树子。
家有树枝，我也难去找树干，
唯有我的命中不带儿。
路远迢迢，我偏去找师傅，
管它涉过几条溪或是渡过几个潭？
河头寨的老师傅我亲耳沒有听过，
管它是假或是真，我也要去請他来！

金中仙：看見那个儿子扛伞走忙忙，象缺子缺孙的人，
如果你早来找我金仙，你早已得人（喻生儿子）。
你那茫茫的村子，你就是无儿的名份，
如今你过来迟了几步，你违命又多了几层。
龙母背珍珠在房里轉（喻有家产而无儿子），
要看圓宝在底下深坑。
缺口缺丁的你，我看你到处找，
好秧田你差点撒下稗子。
話說好歹，請你考慮，
問你这客人是从哪里来？

金汉父：家中有笠笠，我也还想雨伞，
家中有鋒利的刀，我还要找根平而直的刀把。
龙在深潭，伸脚去踩不到底，
身边的儿子閻王玉帝不給，我也无情份。
儿子在这条河，我也无法説，
如今的玉皇大帝不給，我总觉得白天黑夜太长。
本寨宗堂同意我来，
帶錢帶米來請你。

我若是真的不会有儿子，請你給我講實話，
如果一點沒有希望也請你照實說！

金中仙海：細看你宗堂得五十二岁一定还有儿子，
另外你家里的妻子不过三甲五戌，正是戊子年生人，
她会生儿子較慢（喻成熟期不同）。
如今你們一个是早禾，一个是晚禾，
一个是早稻，一个是晚稻。
取得鷄卦来推算，
鷄卦看出四朵花开齐它会結果。
一两五錢銀子我是要的，
还有师傅的工錢請你莫嫌重。

金汉父：汉人求官靠笔墨，
学生去考靠先生。
我依靠你的命为命，巴不得得个儿子，
在山冲里起火，巴不得冒烟。
起火冒烟了，竹子生芽，
我的妻子已得四十四岁，年紀自然高。
取鷄骨来測算看到吉勒宿（星名），
取得鷄卦来測算，算得四朵美丽的山花結出果，青年接
过了金貴的花，老人接过了銀子。
老人接过金銀千万貫，
青年人接过金貴花得上朝廷求賜寿命。
我們依靠你的命为命，巴不得得儿子，
巴不得男女上屋，好鶴子上手，等到蟬哭火炉头（指小
儿哭）的时候，你这老师傅的工錢自然給你一吊銀。

金汉母：我丈夫去到沅江（今芷江）請你下来。
我們爱貴子才接你来。

如今我开口問你老师傅择日不知得了哪日好?
往后我們架桥过山还是架过河?
我們接你来村人都看見,
不知以后我們搭桥时宰猪或杀狗?
我們接你来, 村人都贊美,
白布盖桥, 不知用綢还用緞?

金中仙海: 你丈夫到汎州确实把我接来,
你們愛貴子确实把我請到。
如今我到上寨找完, 下寨走遍, 找得个头戴銀条耳挂銀
环的貴子,
另外有山神婆拦路塞坳, 还用綠繩捆住他的腿。
如今我捉得黃腊鵠已知它变成鳥鵠,
落在你宗堂屋角, 抖着翅膀, 望你张开翅膀把它蓋。
搭桥过河真的來貴子,
搭桥过水, 儿子馬上来。
搭桥过河还要做个天狗,
白布盖桥不要綢子只要布。
儿女花进林, 你独等老师傅,
到以后你生儿下地, 你的眼睛得見了, 再杀个猪来祭祀。

众姑鬼娘: 如今人家宗堂命不好, 去到汎州村头請他,
架起阴桥來請我們去。
狗头猪头自己都拿来招待,
大冠的公鷄用來招待我們大伙。
白布盖桥, 他們办得多,
咁咁地叫着的公鵝拿來招待訴桥的神婆。
心好的宗堂早已各种都办齐,
請师傅立坛, 請我們去吃。
他有銀錢不吝嗇,

丢了三千石的田家底還沒有人去吃。
丢了三千屯的家产他們不害怕，
告訴玉帝也該放个男儿作基础，才是暖暖宗堂的心。

玉 帝： 你們来求不知到哪儿去找，
他来得慢，其他的人我早已安置完。
整个天上的人都我安置好，
独剩麻辣在那边（指阴間）教书还未回。
再等来年麻辣轉回他才去，
到那时玉帝我才送他下凡，才叫他到宗堂家。

众 姑 鬼 娘： 我們大伙来求，再拜你上帝找，
如今宗堂少男少女天天哼。
年紀高了如同傍晚的太阳，
一世人不长，他才求我們帮助。
年紀大了早有五十二，
而他如同日头落坡，阳光早已消失在林丛下边。
再等来年等不到，
告訴玉帝賞个欢心，也該放个男孩給他拿来替戶头！

玉 帝： 整个朝中无人替，
如今玉帝我遣使你正宝，換身下凡到宗堂家去。
粮食随身我連給你八斗二，
如今閻王我放你下凡，叫你享寿八十四再回來作仙人。
正 宝： 在朝廷里真的好得很，
玉帝的朝廷我是舍不得分离。
如今你为何不叫別人去作他的儿子，
叫我正宝不知怎么說。
如今你叫我去宗堂家我还要带个妻子，
要不我和凡間的人同住，他們的心是不直的，

要等你找得两个都是天上的人我才駕落貫洞村，
三千石的大坝田我才去吃。

我心想拗着不去，你們又說我违犯皇令，
我只有下凡去，等到八十四岁，繁殖个人种来吃家，我
再回到閻王的身边。

玉帝：整个天上只剩你这圣女一个人，
如今我玉帝叫你跟着正宝換身下凡，指定你去发家致富。
我放你們下凡先是一个一方，然后可結为夫妻，
叫你享年七十九岁，把人种齐备，以后再回到天上。

圣女：整个天上也只剩下我这圣女在，
如今你玉皇叫我圣女跟正宝換身下凡，各在一处栽。
你叫我們下去，一个一方以后，我們太难相遇而結婚，
告訴閻王也該作点有緣花，讓我們明眼看見，以后我們
好达到相聚的地步。
我們在天上吃的是仙核桃，
你叫我們下凡去只吃的是田中的稻米，那些吃不均匀。
你放我下凡，註人家村里都称贊，
等我年滿七十九岁繁殖得人种滿村，我再轉到天上住安
逸。

宗堂：我們的坟山好，生一条榕树根，
砍牛杀猪只听叫呀呀。
我們的坟山好，生了一个儿子，
生得男娃下地哭四声，这儿子不是左边是右边（男的）。
正月栽瓜瓜上架，
二月栽罗汉，罗汉开花。
这儿子膝弯添筋身添力，
是鷹儿而具有黃腊鵠的威风。
这孩子身象老虎声如雷，
头硬如白瓜，日后他肥壮如茄子。

百口百舌水洗淨，
官煞孕妇送进河。
不高的竹子更得笋滿冲，
水泡儿不违春天，这时突然結成一堆堆。

金汉母：当家成了妇人，杀猪来改命，
砍牛杀猪来待客，弄得全村都震动。
請你們亲戚和大小舅爹来吃酒，
今晚得个鳥王上笼，突然其他的鳥都滿屋。
如今我們象个猴子得窝，象个龙得宝，
吃酒渡日，我們特地請你們老人給小孩取个名。

金汉的外公：命好得很，
生得个日头幌幌坐屋头。
命好十分，加上坟山正，
前时正根，以后我們拔枝根。
生男儿团圆得张古王命，
以后我們养得男女齐全，得个星月命。
这儿子生在午年逢午时，
生对了二部师工这个日子，整村都覺得甜。
这儿子生得合于天保国恩这个日子全村人爱，
以后作事和唱歌都能干。
这儿子生得合三相灯明，这个日子，他会走遍天下，
他的咀巴会讐，以后定是做官郎。
这儿子生合五三，这个日宿，全村都贊美，
以后他理事遍乡村。
这儿子面貌圆如字，真的就象雄喜鵲，
面色象布那样白，你們真的請外公取名字。
祖父名金千，我們就把他取名金汉，
三千坝田，以后我們任他来吃。

汉族儿子：我是姓譚的儿子名老四，
說个根底你們听，我从湖广来。
年方十五就学閹猪，
再补鍋子鼎罐，那么我也只管出来游。
如今男子找錢千里路，
不得店主，不知去投哪一个鋪子。
不得主家沒住处，
还有个本家的朋友，我自己知道他是吳家儿。
我的父亲在家名老肖，
他告訴我說是熟識宗堂。
久丢旧友未到过，
告訴伯伯，请你說出他的家，让我进去住一晚。

宗 堂：湖广那地方我从未到过，
如今你說是本主旧交，我也不知你是誰的儿子。
你說家里父亲名老肖，
他真的是与我相熟。
年方十五，你真的学閹猪，
再加上补鍋，你自己已会找錢。
你們男子找錢真的走了千里路，
別进店子，今晚就进我們家。
別进鋪歇免花伙食費，
进叔叔家就是沒有什么吃的。
从头到尾想来，我們真是旧朋友，
若你譚四是他的儿子，你只管跟我来！

譚 四：靜靜地听着让我來說，
把旧书打开算手指。
把八字打开用通书来算，
他（金汉）是午年生，我来逐字查。

甲午生他壬午得。
儿子来得迟，以后他富貴盖全村。
儿子来得慢，以后他成貴人。
坐凳讀书，他聰明过人。
再看我弟弟金汉打扮得漂漂亮亮如同灘中的龙，
以后他有九层苦难独怕到半世来凶。
要清除脏物把身上洗干淨，
还有两个伤亡鬼来爱他。
塞路的伤亡鬼要消除，
別等到后来受損失了眼泪淌。
拿八字来开，把握自定，
命通书来算，污秽除淨，如同竹林中要除虫，別让虫子
钻笋心。
虫钻竹心独怕来日坏，
等到楊柳坏叶那么它就难抽梢。

宗 堂：今我宗堂請你晚陋去問媳，
腊阳寨中問貴花。
甥女貴花原是旧姑表，
我們去問她不知来不来！
我們去問，不知人家放不放？
問姑媽，大舅不知給不給？

晚 陋：宗堂你使我晚陋真的去問媳，
寨中間的貴花是你的外甥。
才良的孙儿，你們都是旧亲戚，
我去問她馬上回来。
我去問那个馬上得，
三千田地他自要来吃。
再說我去問他們是稳着放手，

問姑媽、大舅給你來的。

晚陋：如今人家宗堂叫我晚陋來問媳，
不知姑媽的女儿还在或是去別家？
若还未去我們早相說，
若是還在我們回头來商量。 ◉
去宗堂家你們都是旧亲戚，
講去他家不知你們說怎样？
再說說路远的你們还要看家业多少；
轉去坡尾，都是家里的亲戚。
嫁去別人家我們再把家产來考慮，
轉去金汉，塘脚和亚滾的好田丘連丘。
亞朗亞轄等地全都是秧田，
問姑媽和大舅，不知放去不放？

貴花父：如今宗堂叫你晚陋真的來問媳，
如今姑媽的女儿还在未曾嫁別人。
三代亲戚，我希望延长永远，
如今我覺得中意，你只管回去叫他們馬上找日子。
他（宗堂）自己熟識日理書——作师傅的人，
择得好日子，你們只管引过門。

貴花：你們叫我去，那我只管去，
起身去从夫也要点东西当陪嫁。
以后我嫁到別家，吃別人家父亲的产业，
向妹留話，不知你們送些什么？
光去光吃不好看，
还是那項圈手鐲要媽添。
大片的山坡全丟給弟弟，
綢緞布匹應分点給我。

貴花母：我叫你去哪里你只管去，
綢緞布帛我自然會給你。
以後你吃到人家父親的家產，
向妹留話我自然會給你的耳環，
十個票銀來鍛制，
三条花項圈另外還有七條絞項圈。
以後你禾苗打包我自會愛護妹，
禾苗滿懷；我自然會愛護貴花。
以後你竹子生筍那為娘的還分給田，
竹子生丫我自然給你平豪墳的田。
平豪墳的大田我分給你一百二，
楓木坪的大塊地，我再給你當陽的地方。
大片的山坡確實歸弟弟，
綢緞布帛也該有你的。
如今剛去，我們的東西還在，
以後你去久了，我再給你九個桓和箱。

金 汉：枉費自尊，使我寒了心，
只因父母家作了單身漢，我真的才娶女。
聽說你嫁了別人，我呆呆坐下象傻人，
聽說你嫁了他人，我總坐不下來多流泪还想用繩子勒脖子。
聽說你嫁到別村，我經常心煩悶，
如今我象羅盤那樣圍繞你旋轉。
牛共一圈經常用角來相抵，
男女共坐一張凳常用話來相激。
如今我成了大熊和野羊遍山跑，
你为什么不作江河流水，讓我作一只水獺水上游，也等于過寒冬。

列 妹：枉自逞强，你自己作了亏心，
你不知道我是列妹，在寨中姓吳的还是单身？
你不肯娶我，想勒脖子也是白費，
你还想象死猪死狗那样敗坏家門。
如今你象羅盤針，你自己去找磁面，
已針斜向丑和未，再想回到子午地方实在難。
牛同一躡住确实时常用角相撞，
男女共一条凳也少不了用話来相說。
你想作只大熊和野羊遍山跑，
我才不給你作江河流水，让你作水獺灭魚种。

金 汉：再看妹妹是好人，眞的样样好，
我是把你当成韭菜和香葱来看待。
你象花椒和胡椒的香味一样，
姜茎同楊荷茎一样强。
鍛造刀子也要鋼和鐵，
蜜汁虽然甜，沒有你我再吃糖也枉然。
好鶴看字（背班）綑靠血来浆，
我妹为什么不让我这个捕魚鳥和水獺同时下河去游玩？

列 妹：如今我缺一只耳环，耳朵上就差这一样，
你虽有心把我当作韭菜和香葱来看待，可是它們的果实
相同根不象。
花椒和野胡椒味道不一样，
香椿树兜和松树兜的香味不同。
說香椿树香它还有臭味，
你的貴花妻又有哪样不比人强？
如今我想嫁你这个捕魚鳥但又怕你爱来把我个魚儿伤害
死，
等到水流紙上，书上脫了字，不知为你成了什么名堂？